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三五

西陂類稿五十卷補遺一卷 宋 荦撰

吾友商丘先生所爲詠歌風雅之文曰某稿某集者數之凡三十有四而書奏序記辭令之爲於是綜其條貫列其敘位次其時月別其游處廬其嚮所名者匯爲全編名西陂類稿西陂者舊廬也是時先生居西陂以書來謂子曰吾愛子之爲文幸序而述之子發書慚汗歷旬涉月坐臥誦之行道則戒僮御持載以從蓋予之能卒業於先生之文大抵在車馬馳逐徒侶雜沓之時而習復呻吟忘其罷憊廢亂而有息焉游焉之樂者此心則在西陂煙水之間也山水之樂亦恆人之常情

西陂類稿

總序

一

而予之爲焉游焉以西陂煙水之間者凡以先生之文之美矣夫世之影華纓曳高裾駕輕策肥以游於名利失得之場飄忽震蕩而不知止者蓋其所樂在彼而不在乎也先生有道而能文得之於心行之於己澤加於天下其達於製述徵於比興者西陂之樂蓋無時而忘之故能與感於人心學者隨其所見皆有以自得於塵壒之表忘其所憂而樂其所樂也歟先生恬澹寡欲有超然遠覽之志自其服膺文獻紹美前光學成而仕游歷中外常以書卷自隨晚而彌篤故其文閱深雋永尤長

西陂類稿

總序

二

於諷諭之言以予之思雜風塵樂而不倦則亦豈徒耽文辭翫耳目而已哉其得於先生者亦已多矣雖然今歸老故山白首學道而茫然如故吾也先生有道而能文其何以教我哉客有言者曰先生之文先生之道之所存也子旣樂之道在是己子嗒然移時曰敢不勉乎公教我矣併書之以爲西陂類稿序

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澤州陳廷敬撰

舊刻詩詞及新編文稿各序

古竹圃稿序

孟津王鐸

公卿大夫之子弟蹋鞠擊劍按瑟飲燕而已商丘牧仲獨不相從何也其迂疎不近人情耶其握算持籌而求厚實耶若然則牧仲卽杜門擁膝耗日磨月亦何以異於蹋鞠擊劍按瑟飲燕輩哉蓋牧仲學書學詩學經生應制義而詩受鑄於唐音調清新範我馳驅游意乎無窮之次方領額焉奚暇蹋鞠擊劍按瑟飲燕以及握算持籌爲耶迹而視之下簾靜居卽謂之迂疎不近情也不亦宜歟牧

西陂類稿

序

一

仲昂諸不貴與人爭一旦之名而藏修潛德千秋不朽之業具見於此牧仲僅僅一能詩之人也耶

同里侯方域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咏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

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鱣魚鵲鳥之稔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

西陂類稿

序

二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厯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銅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證於其間庶足釋余之慙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

商周魯頌之作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嘉禾堂稿序

南昌張自烈

選余由友人賈靜子侯朝宗二子知宋子牧仲一時名碩士頗推牧仲少好爲詩詩輒工牧仲由二子稔知余然兩人相慕不相見也見牧仲則始今年已讀牧仲近詩侯賈二子皆有序余乃益歎二子知牧仲雖先余余之知牧仲蓋不待相見而後窺其能詩也牧仲生長著姓甫髫從諸顯貴人遊西陂類稿

序

三

顧獨無流俗嗜好日覃精詩古文氣志誠有大過人者詩自五言泊七言感事賦物庀材樹軌往往與古合其後先爲侯賈二子所喜可非誣也夫今之號能詩者豈鮮哉迨迹其外腴中瘠類出入竟陵它險譚誹諧去古遠甚率三百篇螟螣耳惡足與牧仲較軒輊藉牧仲由斯進求之視近詩宜益工又非當如侯賈二子所喜可而已雖然余聞牧仲先世莊敏公富理學家言諸所擔撫足翼經傳者非一牧仲苟能於工詩之暇紹聞典訓出而仔肩守待度牧仲不徒以詩著稱卽余豈僅以能詩

盡牧仲余願牧仲之無忘先澤也抑亦牧仲之志也况標季類靡儒術陵缺識者思踵領恐後今朝宗卽世而靜子恭士諸人與牧仲雅數晨夕雖以倡明正學無難崎嶇如余矢絕諧際然極竭筆墨振揚關閩濂洛不遑暇此志未嘗斯須忘也牧仲歸而與靜子恭士謀得無蹶然與乎哉若夫詩教升降之自公安得失之辨暨牧仲之詩之工侯賈二子既詳之余弗論獨余撫今愴昔有信徒於朋友之離合風雅之盛衰者余因序牧仲詩而竊有感也然則余始終期屬牧仲者深遠矣

西陂類稿

序

四

將母樓稿序

太倉吳偉業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爲之歎歔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內奇士輒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文康公之子也相國鄉官給諫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

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暹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武爲蘄水丞哀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遊乎牧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爲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卽今黃州之境楚之所以强者以其兼并江黃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蘄黃實爲江淮門戶明季盜起其民罔有

西陂類稿

五

子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考其風未有不爲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爲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莊王二年庸人率羣蠻麇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于臨呂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嶽崙林莽非搜討

不能成功詩人所謂深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今之耶房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克牧仲官於楚將作饒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咏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饒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鄖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豔稱者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去用兵之日如孫曹爭戰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烏

西陂類稿

六

鵲南飛子瞻所流連與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物此風人之旨其所寄託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黃糜爛生民之脫鋒鏑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今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黃尾之歎詩人所不容已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息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媲美昔賢而已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風帆沙鳥煙巒雲樹此牧仲攬之有餘而黃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隨牧仲之後從而賦之

雙江倡和集序

舊川高珩

日在京雒縉塵中恨無純灰十斛濯之忽而排神御氣鬱孤臺畔吐納清流冷然善也則牧仲以雙江集示我云甫展卷即見一絕云釣輟爲語去仍遺雲樹雙江起暮寒自笑遊蹤還坡者十年前亦官齊安因憶十年前與牧仲夜泛楚江酒亦登之下俯仰千秋江山如故顧謂牧仲曰昔子瞻慨慕樂天故亦自署東坡君復半刺於此將無爲介甫安石之爭乎相與大笑而起頃覽諸君子之序斯集也或云得江山之助或云爲江山生色言固

西陂類稿

序

七

不誣適有客在座笑謂余曰子無昔人之文藻風流而亦怡然扁舟無乃唐突西子乎余解之曰否否子瞻賦中江山風月之語固有余義可引伸也夫江山風月與蘇子諸客皆先儒所謂太極多却一動留此紛紜耳然既在大化之中遊行今古茫茫傳舍迭爲主賓則江黃未分茅土以前漁父樵人私爲湯沐固已久矣漁樵能不自私數千年後公之孟德公瑾又數百年而公之元之子瞻及牧仲與余余固漁樵之倫也江山風月又忘情而體道者也是以英雄鵲起文章輝映而未嘗見多漁

唱樵歌寂歷荒寒而未嘗見少則牧仲與余皆有欲炙之色又奚不可至牧仲與山水殆有宿緣甫解齊安之綬旋樵章貢之關夫造物者無乃瓜分漁樵之湯沐而供其綵筆乎今長吟諸君如姑射仙人淖約冰雪此真得助於江山而又能爲江山生色者也雖然余將更有問焉古來山水情深者多矣而慧業文人可以生天作佛則有謝靈運在宰相之子再致台鉉能以奇功報國則有李衛公在牧仲將何從乎恐衡山芋火未能便淡金紫也

新城王士禎

西陂類稿

序

八

詩三百篇於與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一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止耳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多不相及迨元嘉謝監始初爲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爲宗至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闕發露且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爲東南山水最勝處牧仲

先生奉 命視權其地值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爲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爲歌詩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輩邀跡金精山中先生皆能致之相與流連倡和至於扁舟數千里所過匡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勝莫不畢見於其詩盛矣哉古未有也今讀倡和集有二謝有杜有韓有皮陸有西崑又有元白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奇秀至先生而發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製亦至先生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贛石燧燧達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先生巨麗西陂類稿 序 九

長洲汪琬

贛西瞰交廣東達汀漳輪轍之所銜尾商旅之所駢跡其形勝冠於嶺北控峒摩天章貢激石前賢稱其有涌翠流虹之勢加以層巒回互諸泉淙琤魚鱉之饒草木竹石之麗衣冠文物之繁此皆采風者所不得而遺也商丘宋子牧仲往持使者節治權於此既已拊恤估人俾大和會及其聽政之暇則又偕賓從子姪極風流好事之致數茵坐花

飛觴醉月弔鬱孤之故墟訪八境之遺址流連翰墨倡酬交作往往散華落藻探奇角險能使覽之者目駭誦之者神奮以是阮亭先生評其詩曰有少陵有昌黎有西崑又有元白有皮陸又有牧仲所自開譬若萃千腋以爲萬合羣非以爲風庶幾無美不臻者矣及余受而卒業則又歎牧仲所以臻此者非徒善於取材而工於摹古也實得江山之助多焉余老矣才竭而思窘不能爲牧仲盡和斯篇姑贅數語於卷端以志向往云

回中集序

王士禛

西陂類稿 序

十

康熙二十年三月

仁孝

孝昭雨皇后梓宮將歸窆于昌瑞山維時 萬乘

臨送八神開蹕會

皇上有事于

孝陵王公宰相而下扈從者凡若干人羽林飲飛之衆震耀山谷皇哉一代之鉅典也比部員外郎臣肇祇役其間歸而輯其道路往返之詩若干首曰回中集以祝國子祭酒 臣士禛讀之終卷乃作而歎曰嗚呼

聖朝孝治之隆

兩宮徽音之美 昭代典章文物之盛胥備是矣
是不可以無述者也 臣 榮少以相臣子侍衛

世祖皇帝嘗冠鶡冠從豹尾出入陛楯之間甘泉
上林羽獵遊幸未嘗不從洎

世祖龍馭上昇輦亦一麾佐郡浮湛江外積有歲
年今者瞻望橋陵傷懷弓劒撫日月之易逝悲攀
顙之末從其哀慕宜有過人者又其先臣文康公
昔以節鉞填撫茲土旋乃登庸九戩之思東人未
沫寧始以羈貫之歲趨庭于此今白首爲郎復以

西陂類稿

十一

王事于役山川如昔風景不殊距其先臣建節之
年俛仰之間忽一世矣語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三百五篇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所爲作也讀
回中集爲之感動流連不能已已如見古忠臣孝
子之用心焉其亦無愧于風雅之義耳矣夫離騷
之於君非不忠也然而其詞懟伯奇之於父非不
孝也然而其詞傷彼皆不幸而值家國之變者也
斯集也其猶得風雅之正歟若其紀山川備掌故
論世者皆宜有取焉不具論論其大者

西山倡和詩序

王士禛

西陂類稿

今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顧朝

宗不工於詩如唐之皇甫持正宋之李泰伯蘇明
允盡然未足爲朝宗多憾也牧仲先生與朝宗同
里同時獨專攻詩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
即終身無復合理牧仲之於詩蓋其天性合耳黃
川以節高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上今所傳
雙江園中諸集是也諸集余皆爲之序論讀西山
倡和詩復爲跋尾如此要之朝宗之文牧仲之詩
自當抗行中原梁園風雅自鄒枚莊忌夫子之徒
於今爲盛矣後有識者其以余爲知言也夫

西陂類稿

十二

睢州湯斌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爲序余謂
山水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淞源諸詩岡嶺
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
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爲
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
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
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主組不能心跡雙清
雖遊而詩亦不工與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
職業嘗卑疑獄數大案似不暇游又清羸善病而

七

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澹遠無長安貴遊繁蹕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暝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媿矣

綿津山人集序

汪琬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為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長也以侍衛往來 殿庭交戟之內進則長

西陂類稿

序

十三

楊校獵宣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間為

世祖所識賞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練達累朝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既至既而從事宦游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耆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節所以拓其胸次而陶育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志愈克其氣愈下於以發為詩歌其長篇雄

變如蛟龍之幻化其短章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猝非學不足以駁才非養不足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為人固已光明而峻偉博大而醇深及其達於政事也康而不劇嚴而不苛拊循吏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莅吳僅四閱月耳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夜雖精銳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靈俯首側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設施詩歌特先生之

西陂類稿

序

十四

餘緒也顧輒以其間與賓客置酒贈答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人未及構思而先生則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摘章續句僅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為股肱之臣入必為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 主紹揚前休行且以賡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於此集者譬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寧特於文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余序之余

衰朽無似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概云爾且以爲別

嘯雪集小引

肇

余自官通潞以來文案繆轡吟情不屬每當歲杪鎖印始偕賓朋觴咏然猶時苦酬應得詩不過數首歲庚午臘於豫章官舍又值鎖印數雨大雪迨燈夕尚封三逕中間人事屏絕戛然清嘯如在深山計得詩廿有一首名曰嘯雪將寄故園諸子知我裏章束帶依然平臺風味也

廬山詩序

武進邵長蘅

西陂類稿

序

十五

廬山之勝至淵明慧遠始著遠常倡蓮社於山中好事者圖之世傳匡廬十八賢圖是也鮑照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謝靈運晝夜閉日月冬夏共霜雪要是廬山警語唐宋以來詩文爲廬山重者李太白白樂天周茂叔蘇子瞻朱元晦明則王伯安李獻吉六七君子耳嗟乎自淵明至今山遊者日千百人亡論已其間文章之士作爲詩歌深鐫大刻欲與茲山爭不朽者何限而千三百年間剝泐頽仆於樵斤牧礪風霜野火之餘亡一二存者梁蕭統南唐李璟且不能有是山也矧下此者與

然而六七君子之名特重者詎不以其人與壬申秋漫堂先生自江右移撫吳泛舟彭蠡攜衾子宿應超淵山人羅牧訪白鹿洞尋栖賢三峽開先諸勝得古體詩六章既刻石開先寺復命衛序衛以謂公之名垂廬山者當與六七君子同不朽蓋不獨以詩重也羅山人故善畫惜未能爲之圖與蓮社竝傳然而後世誦公詩一時文采風流具可想見畫之有亡無足論云

滄浪亭詩序

長洲尤侗

往見青門山人邵子湘所選二家詩鈔爲阮亭漫

西陂類稿

序

十六

堂兩先生之作歎其一時瑜亮阮亭久宦京師今爲御史大夫著述日富學者仰如山斗而漫堂中丞方且擁旄仗節覆被吾吳者越六載矣放衙之暇每屏騶從扁舟兩屐往來西山虎阜間名園蕭寺無勝不游而蘇子美滄浪亭近在署旁晨夕尤數間嘗築臺臺疏沼栽花種魚興至則悠然獨眺或與賓客登臨而觴咏焉其略具載滄浪志中今裒比年以來士風近體若干首編爲滄浪亭詩一卷雖于綿津一鱗片羽然其風流韻致可想不也其詩不止滄浪而以滄浪名者誌所慕也世俗論

詩輒謂今人不及古人以余觀之蘇子放廢無聊固不侔矣卽其所著滄浪集當時以爲宛陵之比未知優劣何如後村稱其歌行雄放軒昂不羈要亦宋人中趨邁橫絕者也不意綿津後起駕而上之遂覺光景重新英華競秀假使子美而在與之較長率短必當拱手長揖以滄浪亭讓公獨步矣尚敢爭此名哉鄉者阮亭曾賦滄浪吟送余南歸知其神往此中久矣一旦爲漫堂占而有之其能無妒于心乎公旣好滄浪之名又于衙內構別墅號小滄浪同一水也吾不知爲漁父歌乎孺子歌

西陂類稿

序

十七

紅橋集序

邵長蘅

淮以南州郡洊離河患至煩

聖天子自沈璧馬公卿以下爭捷石負薪猶慮饑黎或失其所詔撫臣歲一躬歷其地振貸而拊循之俾甦無轉徙故自丙子訖今大中丞商丘宋公凡五至矣庚辰秋蘅適以客遊從親見公駐節空祠翛然如寓公每出行部則駕輕舸卻騎從跋涉波濤沮洳間窮簷蔀屋巡歷殆遍而能不以劇

西陂類稿

序

十八

自困稍暇輒課詩自秋徂冬得詩如千首別爲一卷公子山言詩及諸名士倡和之什亦附焉題曰紅橋集間考郡志紅橋在廣陵鎮淮門外顧其名不甚顯自新城王阮亭先生司李揚州與海內名流數觴咏於此一時施愚山劉公馥陳其年鄭程邨諸君皆有紅橋倡和詩詞行世而紅橋之名乃大著阮亭得一絕曰鎮淮門旁春酒船雙槳劃波晴日前解識紅橋好風景遊人齊向郭西邊蓋紀實云嗟虜廣陵東南大都會也亡論雷塘隋苑勝蹟銷沈懷古之士徒裴徊凭弔於平蕪斜照間尋其遺趾不可復得卽所稱二十四橋以唐杜牧之詩最著而今亦無考而紅橋以尋丈地自新城始見於詩公今繼以名集行將與平山堂文選樓並垂天壤然則地無大小因人而傳信夫若夫公詩所詣論者謂銘杜蘇於鐘鼎爲斯道之總持海內讀公詩者皆見之固無俟愚之卮言也已

迎 鑾集序

秀水朱彝尊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丘宋公巡撫江南一十有二年化移政成遠近無不有徵求文網之密於是

天子時巡歲在己卯既撰迎鑾日記以述其感
今年春乘輿躬視河堤省方吳越公迎于疆於
時君臣相悅錫予便蕃悉數之有不能盡者
公乃進萬壽詩七言百韻

天子稱善允公之請

勅公手校

御製詩集刊行有以詩文上呈者命同閣臣定其
佳惡自是匪直以治術受

主知而文章之柄亦寄焉曩者江南判牘奏事之
繁倍于別部公行之以簡濟之以和守之以靜久

西陂類稿

序

而幕府多暇綜琴書理吟咏由是公之門弟子訂
公之詩與今刑部尚書濟南王公竝傳則兩公之
起郎署適同也江南大夫士頌公之守與前工部
尚書睢州湯公相繼則兩公之生鄉黨又同也或
疑

帝眷之隆由公受于天者獨厚竊謂感召之理有
然公撫循江表旱乾水溢如己溺飢躬歷雁戶而
爲粥食之其於所部士有寸長輒施禮貌拔擢以
成其名雖藝事之微必垂甄錄花時月夕巾車
艇未嘗行辟人蓋視江南百萬戶無異家人子姓

宜

天子遇公交孚一德比於股肱耳目腹心也公之
詩兼取材於唐宋長歌短咏各臻其能卽迎鑾
集而觀信夫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

蔭陰酬倡集序

澤州陳廷敬

商丘宋公撫吳十有四年入爲吏部尚書數以年
至請老

上靳惜其去遣近臣慰視恩意鄭重度公不可留
乃允其請言念舊勞綸音褒美旣而賚賜稠
疊又親灑宸翰爲歌詩以寵其行且行有日矣

西陂類稿

序

上曰緩之母亟若有後命者一時君臣相得禮
遇之隆近古罕有也公過余取別出其在吏部與
公卿大夫士倡酬之詩曰蔭陰集者使余爲之序
余伏讀累日如遊崑玉之林如聞簫韶之奏炳然
琅然珪璋琮璧之交輝笙簧匏祝之克諧也以余
之鄙野亦得玷名其間暎末光而接餘響焉盛矣
哉公之篤于詩也公歷仕至開府秉道不撓好古
書嘗載數車或滿舟船浮游以行行則手披止則
坐誦流而爲文若詩而其所治益大所著益光公
其仕而學者與余嘗覽國史莊敏公直道獨立名

高士林文康公功在旂常澤流動閭公承世家之儒風篤志於學沉涵于仁義禮樂之中游焉息焉不隨俗以就功名及爲

上所知而見用於時也蓋歷覽古今之失得而通其便不爲旦夕煦嫗之計發嘉謀於箋奏籌密畫於造膝然後導揚盛美攄寫物情掉鞅於文翰之場恢恢乎有餘裕焉於是以其隙與詞苑藝林華門蓬室之雅人詰士吟咏風賦更唱迭和何其盛也至以余之老而失學公猶以詩辱交於余竊嘗以爲詩者學之一事耳然夫子嘗曰何莫學夫詩

西陂類稿

序

二十一

則是舉其重者而言之也故夫詩之道通于仕者所從來然矣且夫仕之爲道也因物之性化民之俗盡人之情達事之變本諸身出其言公其好惡而示以勸懲不越堂階樽俎之間而自得于山陬水涯之外所以感人而動衆者有異於詩之爲道耶明乎詩之爲道於仕之道思過半矣公之所以撫吳且久不動聲色而因民之性情以達事之變而化其俗者非由斯道與及爲吏部則天下仕之途於是而極其難亦於是而極矣公方神明澹定藻鑑瑩朗啓事簡編旁午羅絡追永言之遺風而

得其精微之義士之遊其門者咸有以感發其忠愛廉敬之心而自立於塵垢物態之表其爲益于人才之大名教之重爲何如耶故吾謂公之仕公之學也竊又聞之詩之教浹於邦國始於家人公之歸也優游性情之愉暢猶然民物之事功作爲歌詩以化鄉邦而襄治理

天子方使使存問視公所爲公之詩不必輜軒之采木鐸之狗將自至於法宮之上而敬也栖遲林壑誦而傳之與野老田夫詫爲勝事詎非至樂與或者又曰公之歸如文潞公之居洛也將有如

西陂類稿

序

二十二

司馬公其人者稱爲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然吾方老矣略而不談聊識其所得於公者如此云

楓香詞序

朱彝尊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聲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於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於汴宋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於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

交友之往來審音於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個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哀哀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齟至於廬摩鐫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蛭炙諸牆以眡其撓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園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然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西陂類稿

序

二十三

西陂文稿序

吳江周龍藻

商丘宋公詩風行海內海內推服無異詞顧以不得竝讀公文爲憾庚寅春龍藻從公西陂重校詩稿畢因請文稿刊行之公曰余文不足傳也余少游場屋涉獵舉業家言未遑覃精六藝及服官中外案牘紛紜鉛槧疎闊縱有所作大抵不別家數不矜行墨信口而談盡意而止聊以寫夫興會之所存而已豈敢與當世諸君子號爲古文大家者爭長壇坫間哉龍藻曰不然世之號爲古文大家而文不足傳者正以其別家數而矜行墨故耳每

西陂類稿

序

二十四

西東入秉銓衡尤有古大臣風度其事業已著見于天下矣而文章復卓卓如是是無他公眞心爲國人也以其眞心爲國者發于詩文而詩亦眞詩文亦眞又也詩與文之眞者其諸傳所謂言有物而辭無枝葉者歟言有物而辭無枝葉卽起左史韓歐之徒論之有不及無或過焉而于當世之君子何有然則公之自遜謝爲不足傳者乃所以必傳無疑也旣以復于公遂書之爲文稿序

筠廊偶筆序

宜興陳維崧

筠廊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

誤著事皆幽奇瓌麗上補輶軒冊府所未備下亦可徵得失稽謠俗焉語則適峭整潔不名一體大約在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崧性嗜典籍卽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臯者流非算博士卽鬼董狐耳旣翫不足道間有裨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鄉惟秋浦吳次尾先生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據近則汪鈍菴戶部說鈴敘述不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

西陂類稿

序

二十五

二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涑水之褒議夾漈貴與之薈蕞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自後人眎之以爲大非偶然之故也至于珠囊旣燬玉冊安在庸知不偶者之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宋子是書覈萬物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邇而寄意遠是書也而詎偶然乎噦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

弟斫

筠廊者余兄牧仲讀書處也此地舊有小室四壁

既峻竹石環繞暑月每苦蒸溼人鮮至者庚戌余兄自楚黃歸讀禮之暇因撤去垣牆易以梁構而廊始成翦其蒙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修竹顯對之條脩有遠况焉廊之下可以蔽風雨其上可以望雲物以其地多竹故曰筠廊云時方溽暑門無客擾余兄偃仰其下涼風四至爽如清秋偶追思其生平所見所聞筆而成帙名曰筠廊偶筆或志怪如齊諧或滑稽如曼倩或廣徵物類或附載奇文其足以益人神智發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子寧可以裨官小史視之耶

西陂類稿

序

二十六

筠廊二筆序

陳廷敬

余老而失學欲繼炳燭之勤而靈源翳塞明童昏如嘗竊自笑吞紙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飽蠹世卽有之吾弗能已然以結習驅使不能自休輒欲效海南宗人晨夕陳五經拜之冀以略識字於萬一者而恩恩塵埃中亦不暇以爲以是之故凡以文字見遺者多至累帙少至尺幅寸箋謹拜而受之雖不能卒業心竊敬愛嚮往焉牧仲先生見示筠廊二筆本天咫極民彝朝章國是前言往行具焉余獨能讀之終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學術爲